

女真英雄

秘事

有个遥远的地方，那里很美、很神秘……

那里有万顷松涛，千里沃野，百里湿地，至今仍有尚未开发的森林和荒原。

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曾经生存着一支古老而神秘的民族。他们以刻木和结绳记录历史，用弓箭和鱼叉创造文明，靠口头和歌声传承了几千年的故事，历史的长河几乎淹没了她的踪迹……

女真英雄秘事

景文玺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真英雄秘事 / 景文玺著.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1.9
ISBN 978-7-206-08132-3

I. ①女…
II. ①景…
III. ①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7826 号

女真英雄秘事

著 者:景文玺
责任编辑:杨九屹 封面设计:张 娜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制 版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印 刷: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720mm×1000mm 1/16
印 张:19 字数:277 千字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8132-3
版 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28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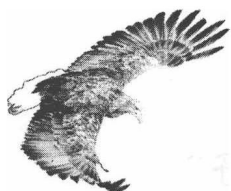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开篇之前，先将故事中涉及的部分古代地名、称呼简列如下，以方便您阅读本书。

陶温水（今汤旺河）	阿布凯恩都里（天神）
石里罕水（今黑龙江）	格格（姑娘，或女儿、姑、姨的统称）
混同江（今松花江）	阿玛（父亲）
徒笼古水（今格节河）	额娘（母亲）
奥吞河（今梧桐河）	艾根（丈夫）
突塔水（今都鲁河）	萨那罕（夫人）
仆干水（今牡丹江）	活罗（乌鸦）
按出虎水（今称阿什河，在阿城一带）	犴达犴（四不像）
来流水（今拉林河）	捺钵（辽代皇帝的行宫，帐篷）
帅水（今少陵河）	樵场（集市）
直屋铠水（今巴彦境内）	宁江州（今吉林扶余）
盆奴里（今黑龙江汤原一带）	黄龙府（今吉林农安）
越里吉（今黑龙江依兰一带）	临潢府（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）
奥里米（今黑龙江绥滨境内）	东京城（今辽宁辽阳）
越里笃（今黑龙江桦川，也称瓦里霍吞）	白城子（今黑龙江阿城）
剖阿里（今俄罗斯伯力）	拔里迈冻（今黑龙江萝北一带）
兀刺忽（今通河境内）	出河店（今黑龙江肇源一带）
阿斯温山（今伊春市乌伊岭）	哈勒锦噶栅（哈尔滨村）
抹捻部（今黑龙江汤原）	撮罗子（用木杆搭建的圆锥形尖顶住房）
胡里改部落（今黑龙江依兰牡丹江西岸）	地窖子（半地下住房）

目 录

001	◎ 引 子
002	◎ 第一章 神秘文字“鬼画符”
019	◎ 第二章 拔乙门英雄悲歌
077	◎ 第三章 陶得里夹缝求生
124	◎ 第四章 荒原大萨满亚娥
158	◎ 第五章 蒲聂部艰难生存
201	◎ 第六章 阿合版舍生救众
273	◎ 第七章 “鬼画符”山重水复
294	◎ 尾 声
299	◎ 后 记



引 子

有个遥远的地方，那里很美、很神秘……

那里有万顷松涛，千里沃野，百里湿地，至今仍有尚未开发的森林和荒原。松花江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从此流过，完达山、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余脉于此毗邻。那里的天是通透的，水是清澈的，空气是洁净的……似乎那里的一切都很原始。

人们习惯地将这片土地称为——北大荒。

俗话说：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曾经生存着一支古老而神秘的民族。他们以刻木和结绳记录历史，用弓箭和鱼叉创造文明，靠口头和歌声传承了几千年的故事，历史的长河几乎淹没了她的踪迹。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民族的品格，她的胸怀像那里一望无垠的土地一样宽广厚重，她的性格像那里的四季一样爱憎分明，她的心境像那里的天空一样高远澄澈。

故事从远古走来，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发生，却又充满了神奇。



第一章 神秘文字“鬼画符”

一天，一个叫高文革的人来看我，尽管我们几年没见了，但一见面还是让我忍不住想笑。想笑的原因不是他长相有什么缺点（其实他长得挺周正的），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，而是因为他的名字——“文革”。文革，不用细想就知道，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。

高文革是我的发小，曾是我的邻居，也是我的同学。记得在我们刚上小学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高家奴，是他父亲给起的。我们到入学的年龄时，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，老师嫌弃高家奴这个名字具有封建主义色彩让他改名。可是他把脖子一梗梗儿说：“我爸是大学生，不比你有学问哪？”

这位年轻的王老师也不让劲儿，“你没听广播喇叭里说呀，读书越多就越反动。”

老师的一句话，把高家奴噎得满脸通红，他白愣了老师一眼，倔不哏儿地拿起书包回家了。引起同学们一片笑声。

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高家奴的父亲高仆烟来学校送他，还跟王老师说了些什么。从那以后，高家奴便改成了高文革。对了，高文革还有一个可笑的小名叫狗子。因为在东北农村，为了使孩子好养活都取个低贱的小名，有的叫锁子，有的叫拴柱，有的叫狗剩……

高文革来看我，是因为他在一个期刊上看到我的一篇小说，作品里有许多童年的回忆同时也触动了他，或许，他也想借故来看看我。打小儿的朋友，见了面

说起话来自然就很随便，我们提起童年的往事，互相揭露“丑恶行径”，什么偷瓜、偷果啦，什么光着屁股下河啦，什么把尿尿在裤子里啦……

我和高文革扯完闲篇儿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，我订了饭店，又叫来两个老乡陪他，都是高文革认识的人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高文革有点喝高了，他鼓着红红的金鱼眼睛说：“栓子（我的乳名），你那么有学问我考你几个字呀？如果你能认出来年底我给你送一口大肥猪。”

我知道他不是说大话。人家是养猪大户，还承包了很多土地，这几年富得流油，送一口肥猪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。

看热闹的不怕乱子大。两个作陪的老乡也跟着起哄，这边忽悠我如何如何有学问，回过头来又给高文革加钢打气。这都是什么老乡呀，唯恐天下不乱！

有了两个老乡一搅和，逼得我没有退路，我说：“这样吧，不用你给我送一口大肥猪，我要是能把字认出来，你请我们三人一顿海鲜就行了。”

“那么认不出来呢？”看看，高文革这小子办事可不吃亏。

还没等我回答呢，他又抢着补充一句：“如果认不出来，你就得大头朝下回老家见我。”

当时我也没有细想，便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话音刚落，高文革便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红布包里拿出一张纸来——

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高文革醉眼朦胧地掏出一张纸，是那种五六十年代的粗糙田字格，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不规则的符号。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有些褪色。我拿在手里仔细瞧看，那田字格上面有一个类似鹰的图案，旁边还有些胡乱画的东西，正文乍一看像汉字，但仔细一瞧一个也不认识。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符号非常怪异，说句实话，活像个宇宙密码。右下角有两个字我倒是认识，写着“阴刻”二字。我拿着那张田字格反复地看着，再也没有发现新的东西。

“拿来让我看看！”一个老乡将那张纸拿过去一看，“咦？这是什么字啊，能

不能是驱神打鬼的神符呢？”

“让我看看！”另一位老乡把那张纸拿过去，“哎？奇怪了，这上面的鹰嘴好像指着一座山，下面的符号是什么呢？该不会是藏宝图吧？”

“鹰嘴指的方向怎么能是山呢？那不是云彩么！”两个老乡争论着。

这时，高文革赶紧把那张纸抢了回去，脸上露出了神秘而得意的笑容。我心想，这个高文革竟跟我们装神弄鬼，还整得神秘兮兮的，便说：“这都是些什么呀，拿来糊弄我们，活像个‘鬼画符’（下文就叫鬼画符吧）。 ”

我们三个人凭着想象胡乱猜测，而高文革只是神秘地笑着。

“别管它是啥了，来，咱们喝酒！”我催促着大家。我们几个人继续边喝边聊，大家调转话题，大多说的都是家乡的往事，什么上山采野菜啦，什么在上学路上过独木桥掉进水里啦……

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两点多，高文革说什么也要回家，我们再三挽留也没用，最后还是把他送到了公共汽车站。

送走高文革的当天晚上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他那神秘而得意的面孔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。本来，我不愿去想，可是越不愿意想越离不开他的影子。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，想起了小时候我们拿着柳条当马骑，想起了我们拿着自制的弓箭射柳树，想起了在家乡不远的松花江边捉鱼，想起了我家和他家住的马架子，想起了我们的父母忙碌的身影……

过去的一幕幕，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，虽然年代久远，但也历历在目。我记得，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，原来在城里工作，但他们家一直没有跟他父亲搬到城里。后来好像听人说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城里生活不如农村好过，他父亲饿得跑回了乡下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上班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高什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，平时只低头干活，很少与人说话。那时候，一般人都都不识字，他是我们村有名的秀才。每到春节的时候，各家各户都求他写几幅对联，他在春节前的一个礼拜开始忙活直到大年三十才结束。平日里，他也帮助别人写写

信，念念信。而高文革的母亲，性格却截然相反，人也“响快”，话语也多，整天像个燕子似的叽叽喳喳。要不怎么有人说，一个家庭的夫妻性格大多数截然相反，用科学的角度分析这叫“互补”。现在还记得他母亲叫猛保真，长相也很出众，大高个儿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皮肤白净，体型不胖不瘦，年轻的时候是典型的北方美女。别看猛保真长相漂亮，但一点也不娇气，性格风风火火，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。

还记得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猛保真因为给别人家“跳大神儿”，不知道谁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红卫兵，因此猛保真被抓了起来。红卫兵让她挂着大牌子、背着那些神器到处游街批斗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猛保真那种眼神与往常不一样，显得神叨叨儿的，一脸不服气的表情。

想到这里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朋友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，高文革拿的那张“鬼画符”，会不会是他母亲“跳大神”用的神符呢？

小时候我在农村看过猛保真“跳大神”。小孩看跳神只是看表面，就是觉得萨满穿着神服、拿着神鼓、扭着腰铃很神秘，至于有什么真正意义就不明白了。

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，十里八村的要是谁家孩子吓着了，大人久病不愈了，哪个人冲着什么邪了，都要请她跳神驱邪。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东北农村，跳大神是非常普遍的事情。

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，他们家到底还有什么不同呢？想来想去，终于想起了他们家确实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有一次我去他家玩儿，听到他父亲管他爷爷不叫爸，而叫“阿玛”；比如他母亲经常向邻居炫耀，说他们家“在黄旗”，好像比别人家高一等似的；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家家过年都供奉老祖宗，我们家供奉老祖宗都是挂在墙上，外人来也能看到，而他们家供奉老祖宗都是把画轴卷起来，供在一个神秘的小屋里不让外人看到。后来，村里人听张歪眼儿说，他们的家谱上画着一个大姑娘牵着一头大叫驴，说他们家的人是大叫驴和大姑娘生的后代……

后来，因为这件事儿猛保真还跟张歪眼儿打了起来。张歪眼儿那个小体格儿

哪是她的对手，让猛保真给好顿胖揍。邻居拉开后，猛保真对张歪眼儿说：“张歪眼儿，你他妈的太缺德了！你们家的人才是大叫驴和大姑娘生的后代呢！”张歪眼儿也不示弱，“我都看见了，你们家的老祖宗就是一个梳着辫子的大姑娘牵着一头大叫驴，你敢不承认？”猛保真气得满脸通红地说：“怪不得人家叫你歪眼儿呢，你就损吧！那是一个武士牵着一匹骏马！”张歪眼儿仍然不服气，“你蒙谁呀，谁家的武士梳着大辫子啊？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.....

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他们家很神秘。记得我们上学前，高文革爷爷得病去世，病故时有八九十岁，村里人都说他家是“喜丧”。在我们村子西南三里地有片乱坟岗子，人死后都往那里埋，可高文革家埋他爷爷却要舍近求远葬在北山里。七十年代末，他的父亲高仆烟也去世了，听说也埋在了北山。

送走高文革的那一夜，我几乎想了大半夜，直到东方泛白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睡着后我还做了一些梦。一会儿梦见了小时候的老家，一会梦见自己掉进了陷阱里，一会儿梦见我在大雾中迷了路.....

第二天，高文革家的那张“鬼画符”还在困扰着我。我拿起手机给高文革打电话想问个究竟。电话通了，他便开始罗嗦，说昨天喝多了，现在胃里还难受呢。听他的口气，好像这次来看我很后悔似的。

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你昨天拿的那张纸到底是咋回事儿？”

高文革支吾了半天说：“我……昨天……拿什么纸了，我……怎么……没想起来？”很明显，这小子是在跟我装糊涂。

我一听有些急了，“你少跟我扯那个‘里喂儿愣’，你昨天拿了一张纸写着很多符号，谁都不认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

“昨天……昨天我真喝多了，那两个老乡也太能喝了，我回来的时候都吐了。”高文革想把话题岔开。

“你是不是在跟我故意装糊涂？你就装吧！”我急头辮脸地眨损着他。

可是高文革还是打着哈哈，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。我又训斥了他几句，并明

确地告诉他，“你小子给我等着，过几天我就回老家找你算账，少给我整那个迷魂阵。”

出于好奇心，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坐上公共汽车去了高文革家，当然那也是我的老家。自从高文革走后的十天里，我心里一直较着劲儿，我到底要看看他家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临去老家前，我没有和高文革打招呼，想给他来个突然袭击。

提起老家，我在这里也顺便说说。借用一句歌词的话，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。”其实这样介绍也不行，松花江横跨吉林、黑龙江两省，概念太大。这么说吧，我的老家在三江平原西部，小兴安岭脚下。千回百转的汤旺河从小城城西流过，南面就是宽阔的松花江，境内有多少河流我记不清，可是著名的有松花江、汤旺河、格节河、鹤立河、阿凌达河、梧桐河和都鲁河。土地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荒。

下了公共汽车，我直奔高文革家。他家是新盖的五间宽敞的平房，红色彩钢瓦，白色塑钢窗，黄色的墙面，房屋显得宽敞而明亮。院子很大，整齐地摆放着胶轮拖拉机、悬犁犁、插秧机、收割机。在房子东侧还有一个现代化猪舍，看来这小子真是发了。

高文革见我来了，笑盈盈地迎了出来。他一边让我进屋一边说：“今早儿还和我妈说呢，前些天我去你那里喝酒了。”看得出，他对于我的突然到来打心眼儿里高兴。

“大娘还在啊，多大岁数了？”说完，我又觉得冒失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高文革说：“当然还在，今年都九十了！”说完，脸上流出自豪的表情。

是啊，俗话说七十岁有个家，八十岁有个妈。人家高文革这小子多有福气，都年近五十岁的人了还有老妈在，当然感到自豪了。

进屋时，我要求先看看他母亲，这是农村人的规矩。走进房门，我便直奔东屋。“干啥去？我妈在西屋哪！”高文革这小子咋搞的，怎么能让他妈住西屋呢？

按照农村的规矩，一般都是东屋为大啊！

来到老太太住的西屋，猛保真问高文革：“狗子，谁来了？”看得出，她的眼神不大好。也是，就算她眼神好，我们都好多年没见面了，她怎么能认得出我来呢？

高文革告诉她说：“是栓子来了！”

“哦，是栓子来了，快坐这儿。”猛保真笑呵呵地看了我一眼，忙不迭地用小笤帚头划拉划拉火炕上铺的地板革，“快坐这儿。”说完，还热情地用手拍了拍炕头示意我坐在地身边。在农村，谁家要是来了客人，都让你坐在热炕头上唠嗑儿，这是对来人的最大尊敬。

“大娘，你老身体可好啊？”我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，说起话来自然就显得很亲近。

“身体倒没啥事儿，耳朵也不聋，就是眼神‘不济’了。”猛保真略带遗憾地说。

看到猛保真的精神头，就是再活个十年八年的绝对没问题，她身体硬朗，话语清亮。

“你爹你妈还在吗？他们的身体可好？”猛保真急切地问着我。

我说：“都不在了，去世十多年了。”

猛保真惋惜地说：“哦，可惜了（读liǎo）啦，你爹你妈可都是好人哪！”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两家住前后院，不管谁家做好吃的，都要隔着板杖子给对方送上一碗。“他婶子，我们家刚炖好的猪肉酸菜，来，接过去！”“老高大嫂，孩子刚从江里打回来一条大鲤鱼，给你家送一碗尝尝鲜！”我母亲和猛保真经常隔着板杖子这样喊着，可见我们两家相处得多近便。

因为在临来时，也不知道猛老太太还活着，所以也没有给她老人家买什么礼物，心里觉得过意不去，于是我给她扔下一百元钱，“大娘，来的时候匆忙，也没有给您老人家买点什么，这一百块钱您愿意吃啥就买点啥吧！”

“你多那个心干啥，来看看大娘我就高兴了，这一百块钱你拿回去，大娘不缺钱。”猛保真把钱往炕边推了推。我笑着把钱放在她的手里，然后和高文革走

出了西屋。

从老太太屋里出来，我和高文革又进了东屋。刚坐下连口水都没喝，我便急不可待地问起那张“鬼画符”。见我提起“鬼画符”，高文革满腔热情的脸一下冷了下来，变得心事重重，脖子也往衣领里缩了缩。我看到他那猥琐的样子觉得好笑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熊样了？活像个缩脖儿鸡。

沉默了好一阵子，高文革向西屋看了一眼，然后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别让我妈听见，否则我又该挨骂了。”他又给我递了一个眼色，我们俩走出了房门。

我和高文革来到院外。我发现高文革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我有些急了，“你小子搞什么鬼，不就是几个古怪符号么，至于吗？”

高文革赶紧解释，那天他去我那里时，把家里“鬼画符”揣在怀里，准备当着我面前显摆一下。可是，当他走到半路时就有些后悔了，决定不拿出来让我看。没成想那天喝酒时兴奋过度，所以才鬼使神差地把“鬼画符”拿了出来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他还一直很后悔，怕猛保真知道了这件事儿那还得了？

我真不理解，“有什么呀，咋整得这么神秘？”

“不是神秘，那的确是我们家的一个秘密。”

我一听，既然“鬼画符”可能牵涉到她母亲家萨满巫师或者祖辈的什么秘密，便不想再追问了。虽然心里觉得高文革有点不够意思，但还是能够理解。再说了，我没事儿闲的啊，探听人家的秘密干什么？我决定马上起身回家。见我要走，高文革有些急了，也许是觉得对不住我这个发小儿，急忙拿出手机给饭店打电话要了个单间。

现在的农村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，村里的饭店也很干净，装潢的档次也不低。我们进到饭店时，几个单间都已经坐满，大厅里也有几桌人在吃饭。

东北人实在，生怕对客人招待不周，那天高文革没有找外人，就我们俩个，高文革却要了四个菜：小鸡炖蘑菇、大鹅炖酸菜、焖猪肘子、凉拌蜇头，还要了一瓶古井贡酒。本来我不喝酒，但今天回老家了，怎么说也得整点儿。

说起来，酒这玩意儿真是个好东西，高文革二两酒下肚就不再猥琐了，话也

多了起来。我尽量避开“鬼画符”的话题，说些我们小时候的事情。可是我不说高文革却憋不住了，他说：“兄弟，不是我不告诉你那些符号是啥意思。别说我，就是我爸，研究了十几年也没有弄明白。”

我愣愣地看着他，便说：“有那么神秘吗？莫非是外星人留下的符号？”

高文革很认真地说：“我爸也这样猜测过，不知道里面的符号暗示着什么。”

我问高文革：“你爸和你妈没有说过那些符号是怎么来的吗？”他没有吱声儿，只是低头喝酒。

当时我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，难道真有这么神秘？好奇心又来了。“你小子如果够意思的话，就把那张纸拿来，我照着画下来，找个人鉴定一下，也许能解开这个谜团。”

高文革用眼睛瞄了我半天，“你找的人可靠吗？”

“当然可靠了，即使里面藏着什么秘密，他也不会向别人透露的。”我信誓旦旦地说。

高文革见我态度这么诚恳，咬着牙，涨红着脸，好像下了天大决心似的，突然站起身回家取那张“鬼画符”去了。

等到高文革取来那张“鬼画符”，我在单间里把那张“鬼画符”上的所有符号照葫芦画瓢地描了下来，然后很认真地校对了一遍。

在描画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：那鹰嘴指着似山像云的地方，莫非真是他祖辈藏宝的地方么？

在我临走时，高文革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要向外人透露。他还说，如果有消息，马上告诉他。我点头答应。

从老家回到城里，我一直有种莫名的感觉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难道真有什么宝藏吗？

回到家里，我拿出那张纸，像研究密电码一样反复看了几遍，又把那些“半拉咋叽”的符号，又是拆开，又是拼凑在一起，挖空心思，尽量发挥自己的奇思

妙想，凡是能想到的都想到了，希望能对出一些图案，或者发现什么象形字。可是不分白天黑夜地研究了三天，脑子都大了，也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自己掉进了迷雾里。

从老家回来的第四天，我把这张纸复印了一份，准备送给马老先生看看。马老先生是我信赖的忘年交，已经八十多岁了，研究地方史多年。据说我们当地很多古代遗址都是他发现考证的。虽然我不懂这些遗址到底有啥用，但我觉得他年龄大肯定见识广。

我把“鬼画符”的复印件送到他家，并嘱咐他说：“马老先生，如果这些古怪的符号被破解了，无论牵涉到什么事情和地点，或者神符、宝藏之类的东西，你一定要为我保密呦！”

马老先生看了看我，然后笑了。那意思是说，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吗？

马老先生把“鬼画符”拿在手里一看，显得很惊讶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吱声儿。他眯缝着眼睛反复琢磨着“鬼画符”，也不理我。

我被冷落在那里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而马老先生紧锁着眉头，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“鬼画符”。他全神贯注的样子让我觉得好笑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他说：“中间的符号我还不能一下确认是什么，我得查查。”

“难道真是天外来客留下的符号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那倒不是。不过这里有些信息，我可以和你说说。”听马老先生这么一说，使我心情一振，似乎就要找到答案了。

马老先生讲：“这可能是一个石碑铭文，或者是个石刻，因为下面注有‘阴刻’二字。虽然这些铭文目前还不能确认，但上面的鹰图案，那是女真人的最高图腾。这种鹰叫海东青。也就是说，肃慎、女真名字的由来，都是因为海东青的音转。阴刻铭文，很可能是契丹大字，因为这种文字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了，很难破译的。”

我一听，完了！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破灭了。我问：“肃慎、女真、契丹是什么民族？在五十六个民族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啊！海东青是什么鹰？我们这里

有吗？”

马老先生说：“关于女真、契丹和海东青，等以后有时间再跟你详细讲。我先说一下你抄写的这段符号，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暂时说不清楚。不过，它不管是石碑还是石刻，都有疑点，女真人的图腾为什么会出现契丹大字？”

听他一说，我更晕了，什么女真、肃慎、契丹、海东青，猛然跳出这些陌生词汇，我的脑袋都晕了。

自从我遇上了这件离奇的事儿，每天晚上都没心思看书，满脑子围着那个谜团转悠。

看不进去书就上网，我把几个新鲜词汇输入电脑，耐着性子一点一点地看。大约看了一个多月，尽管没有完全弄懂，可是多少也算有些收获。起码我知道了，肃慎（女真的祖先）是东北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，他们生活在长白山、松花江、黑龙江的广大地区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白山黑水之间”。虽然她起源于何时无法定论，但资料记载可追溯到西周。周武王时，肃慎人便入贡“楛（hù）矢石砮（nǔ）”。我翻了一下词典，那里面解释说楛矢是桦木做的箭杆，石砮是用石头打磨的箭头。

还有个记载与孔子有关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一群隼鸟飞到陈国宫廷的上空时，有一只受了伤的鹰隼摔在宫廷的院落里，伤口上还插着一尺（相当于现在的七寸二）多长的楛矢。当时陈湣公以为是一种不祥之兆，所以四处派人寻问。说来也巧，正好担任鲁国司寇的孔子周游列国来到陈国，陈湣公知道孔子博览群书，精通典故，便派人去请教。孔子说：“这只鹰隼从遥远的东北飞来，鸟身上的楛矢是肃慎人造的。过去周武王灭殷，国势强大，鞭及九夷百蛮，四方属国都来朝贡，所以北方的肃慎进贡了楛矢石砮。周武王把肃慎献来的楛矢石砮赏赐给陈国的女婿胡公，以表彰长女的美德，你们可以到仓库里去找一找。”

果然不出孔子所料，在陈国的国库里还真找到了肃慎进贡的楛矢石砮。陈湣公这才知道很早以前，在东北就有会制造“楛矢石砮”的肃慎人。

说起这支部族，三千多年前被称为肃慎，到了两千年前，也就是汉魏时期称为